



争风吃醋

[日] 永井荷风著

李远喜 译

漓江出版社

译本前言

李远喜

永井荷风(1879—1959)，日本小说家、随笔家。本名壮吉，别号断肠亭主人、石南居士、鲤川兼代、金阜山人。父母都是明治时期负有盛名的知识分子。用永井荷风的话说，他之喜爱文学，不仅受益于爱好戏剧的母亲，而且也从富有汉诗素养的父亲身上受到了深深的感化。

然而，青年时代的永井荷风却与父亲分庭抗礼，一任己兴地广泛接触明治文学，进一步开阔了视野，同时培养了落拓不羁的性格。这期间，他受到了当时著名文学团体砚友社和法国著名作家左拉、莫泊桑的影响以及自然主义的艺术熏陶，确定了自己文学道路上前进的方向。他敢于冲破旧的道德观念，并能真正理解左拉的艺术思想，将它成功地移植到日本文学的土壤之上。他的《野心》、《地狱之花》、《梦中之女》这三篇小说被誉为左拉风格的纪念碑。

1903年，永井荷风奉父命赴美留学，后来又学习法语，游学法国。回国后，他当过大学教授，也主编过《三田文学》，发表了《美国纪行》、《法国纪行》等力作。在欧美留学期间，他不仅注意观察那里的物质文明，而更着眼于那里的精神文明及文化特色，因为他渐渐厌恶日本的明治文化。1909年后，他发表了颇具特色的《隅田川》、《冷笑》等长、短篇小说，在自然主义鼎盛时期的文坛上独树一帜，被称为唯美主义的闯将。他这一时期的作品强烈地反映了对明治政府的批判精神。1916年，他发表了蜚声文坛的长篇小说《争风吃醋》；一九三七年，又发表了不同凡响的长篇小说《濠东绮谈》，从而在日本文学界和日本文学史上建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永井荷风几乎停止了创作活动，以前写成的作品也被禁止发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又重执巨笔，连续发表《沉浮》、《舞女》、《勋章》、《来访者》、《自言自语》等小说，震动了日本文学界和读书界。一时间，他的作品被称为战后的宠儿。他创作生涯中的最后一部名作《断肠亭日记》，是在古稀之年问世的。

永井荷风于1952年获日本文化勋章，1954年当选为日本艺术院会员，1959年4月30日因胃溃疡导致心脏病逝世，享年八十。

二

永井荷风是一位对日本社会和日本政府充满反

抗精神的作家，因而，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对黑暗的日本社会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之作。

他的长篇小说《濠东绮谈》描写了这样一个故事：独身老作家“我”为了实地考察自己已起草的小说的背景，而拄着拐杖去隅田川的东岸——濠东。“我”常常走到散发着阴沟里的臭气和充满娇声媚语的玉井。夏日的某天黄昏，因一场骤雨，“我”在那里结识了向“我”借伞的娼妇阿雪。此后，“我”便将阿雪的家作为晚间散步的理想憩所，并隐瞒了自己的身分而与她频频来往。光阴荏苒，随着梅雨的止息和夏去秋来，阿雪不仅注意起“我”的生活来，还对“我”产生了深厚的爱情，并让“我”娶她为妻。这时，“我”出钱给她买了件秋夹袄，便不动声色地同她分手了。

在芦沟桥事变前夕，在思想、言论被严厉束缚的年月里，永井荷风却以濠东风景为背景，以饱满的热情和诗一般的笔调，描写了在泥沼中挣扎的日本妇女的生活状况，尽情抒发了他同情受凌辱的日本妇女的炽热感情。

《争风吃醋》是永井荷风的又一部长篇名作。作品的主人公驹代是新桥的艺妓。作者以驹代的生活为主线，描写了围绕她的各种男人的心灵和所作所为。某日，驹代在帝国剧场的走廊里与老相识吉冈邂逅。吉冈是某公司的营业科长，非常得势。他除了养着同样住在新桥的妓女力次之外，还拥有一个类似于小老婆的女子。驹代与吉冈曾狂热相爱，姘居同栖。当时，驹代年方十八，吉冈尚是学生。二

人别后七年相遇，很快便如胶似漆。但吉冈感到这还不够，甚至说出要替她赎身，然而，驹代却毫无改变的决心。一次，驹代因某个偶然的机会开始与歌舞伎名角濑川一系私通。吉冈得知此事后，极为恼怒，便悄悄为驹代的竞争对手菊千代赎了身。与此同时，力次又对驹代怀恨在心，因为驹代从她手中夺走了吉冈。于是，力次便成功而且毫不费力地给驹代的新情人濑川一系介绍了一个名叫君龙的艺妓。失败的悲愁向驹代袭来，她满怀醋意，十分烦恼。此时，不仅濑川冷落了她们，吉冈与菊千代的事也给了她莫大的打击。驹代意气消沉，精神沮丧，感到索性回乡下去为好。正好这时，尾花家的女主人十吉病故，十吉的丈夫长次郎担心失意的驹代会有个三长两短，便从那古板的义侠心出发，将尾花家的招牌及其它一切都交给了她。在这万万意想不到的事情面前，驹代百感交集，泣不成声。

这部小说以三个艺妓的争夺为中心，让艺妓的丈夫、一举成名的歌舞伎演员、字老、作家兼戏剧评论家的旧文人和显得腹中空空、厚颜无耻的新文人一起登场，精细地描写了花柳界这一特殊社会的风俗习尚和人情冷暖，对日本社会容忍那种凌辱女性的行为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永井荷风对日本社会文明的这种至为敏锐的批判眼力，与他对日本文化的彻底否定相辅相成，使他从那表面华丽，实则黑暗的谷底发现了哀切的诗情。与此同时，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充满了他对下流卑陋的“文明社会”无限的轻蔑与否定。

《梅雨前后》也是永井荷风颇有影响的作品。小说中的女招待君江因不谙世事沦落风尘、常年过着淫荡为乐的变态生活。她身边潜藏着小说家清冈进这条恶棍、色狼，他要无条件地占有她，当他发现她有外遇时，便制造陷阱，利用街巷小报散布黄色新闻，败坏她的名声。这还不够，他进而在肉体上对她百般摧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篇小说写尽了误入烟花的妇女被侮辱、被蹂躏的血泪境遇。

在《雨潇潇》中，作者以至为巧妙的手法借雨述怀，表现了他对日本社会现实的关心与痛惜之情，同时，也对日本社会的腐朽与黑暗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与揭露。其笔调之清新、文辞之优美，集中体现了永井荷风的艺术才华。

《美国纪行》和《法国纪行》都是永井荷风不同凡响的短篇小说集。其中某些作品模仿了莫泊桑、屠格涅夫的格调，但就总体而言，却很好地展现了他留美期间（从受左拉影响较强的时期到他不自觉地走向波德莱尔艺术世界的留美后期）和旅法期间的内心活动，是两部为走向唯美派道路的永井荷风增光添彩的传奇式作品集。

三

永井荷风的几部主要作品都取材于妓女生活，然而，他的这些作品却洁白无暇，不涉淫秽，动人地描写了妇女生活的悲剧或爱情悲剧。不仅日本人民对他的作品给予高度评价，我国日本文学界及从事

世界文学研究的许多专家、学者都肯定永井荷风作品进步的思想性与高妙的艺术性。他的作品对被凌辱的妇女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对那些立志从良的妓女给予完全的肯定，对妓女与其情人所产生的爱情予以高度赞扬，对玩弄妇女的贪色之徒加以无情的鞭挞，对无视妇女要求的日本社会作了严厉的批判。从这种意义上讲，永井荷风的小说可说是人情世态小说。也可说是暴露小说。与写同类题材的作家相比，他的作品较好地处理了歌颂与暴露的关系：一反低沉的格调，以暴露来衬托歌颂，使歌颂与暴露互为表里，相得益彰。他的大部分作品取材于妓女生活，却并不“千人一面，千部一腔”，而是从先进的美学思想高度出发，抓住各个不同人物的不同特点，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民主、自由思想和各种不同性格的男女主人公形象，并通过他们对自由和理想爱情的追求，歌颂了生活中积极向上的事物。

永井荷风长于设计和表现艺术情节。作品中的故事此起彼伏、环环相扣，情节发展疾缓有致、张弛合度，这既切合读者欣赏心理的需要，又往往出乎读者的意料之外，每每收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永井荷风的作品还具有散文美，不仅词采清丽，语句整洁，音调铿锵，而且情景并茂，有声有色，读后使人感到妙趣横生，韵味隽永。至于他在作品中写下的那些优秀诗歌和俳句，更是出色地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

在写完这篇简短的译序后，对湖南大学周炎辉教授斧正本书译文，谨此深表谢忱。

目 录

译本前言.....李远喜

争风吃醋 (1)

溼东绮谈 (199)

梅雨前后 (275)

雨潇潇 (395)

争风吃醋



一、幕间邂逅

帝国剧场的走廊里，挤满了幕间散步的观众。在剧场正面的楼梯口，一个正要上楼的艺妓险些与一位从上而下的绅士相撞，二人面面相觑，彼此都惊叫起来：

“哟，吉冈！”

“啊，你……”

“哎呀，好久不见了。”

“喂，你当艺妓了？”

“从去年年底起，又开始干老行当了。”

“是吗？真是好久没见了。”

“打那以后，整整有七年没干哩。”

“啊？！有七年了？”

开演的电铃响了，散步的人们争先恐后地回到各自的座位上去，一时间，走廊里显得更加拥挤。那位艺妓大概觉得这样反而不引人注目，于是，便向绅士身边挪了挪。她仰起头：

“您还是老样子啊！”

“哪里。不过，你倒是年轻多了。”

“哎呀，别开玩笑。我都这把年纪了……”

“不，你一点儿也没变。”

吉冈颇为诧异地注视着她，不由得联想到她上次当艺妓时的事情。当时她十七八岁，过了七八年，现在应是二十五六了。然而，眼前的她和刚由雏妓自立时的她相比，那模样儿却全然无改。她身材适中，长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两腮上依旧是一对深深的酒窝。当她露出右边的犬齿而笑时，嘴角仍然带着几分稚气。

“过几天，我再登门拜访。”

“现在用什么名字？老名字吗？”

“不，现在叫驹代。”

“哦，今后我会出条子* 叫你的。”

“请……”

舞台上早就响起了梆子声。驹代头也没回便沿右侧走廊一溜小跑地回到自己的座位。吉冈也大步流星地朝与之相反的左侧走廊走去，但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停住脚步，并转过身来。走廊里，只有值勤的少女和小卖部的女售货员在徘徊，而驹代已不见踪影了。吉冈在走廊里的椅子上坐下，接着，他点燃香烟，自然而然地回想起七八年前的事情来。他二十六岁时大学毕业，然后，便赴西洋留学，两年后，进了现在的这家公司，至今已干了六七年之久。细想起来，他自己也觉得为公司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些年，他不仅靠经营股票发了洋财，而且在社会上也有了一定地位。与此同时，他还感到，这些年

* 客人指名叫某艺妓去陪酒叫出条子。

来尽管恣意吃喝玩乐，却丝毫无损于健康。正如他平时洋洋得意地对他人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无暇回顾往昔的大忙人。然而，他今晚与学生时代头一次知道何为艺妓的那个女子邂逅后，却例外地想起了遥远的往事，这一点，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当时，他还未解风情，又觉得艺妓冶艳。如果艺妓说他点什么，他便无比高兴。但今天，即便要恢复那颗纯洁的童心也不可能了。

吉冈听着从舞台上传来的三弦伴奏声，回想起第一次到新桥寻芳时的情景，不由得自觉好笑地露出了微笑。而此时，当他想到自己不仅是游手好闲之徒，还是情场老手时，不禁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羞涩，感到以往的一切都只是自己精明的如意算盘运筹所致，而根本难以对人言说。自己在这方面过于机灵圆滑了，并且有意无意地过于注意那些琐屑之事。不，不能这样——他仿佛第一次了解了自己。

也许事情完全如此。吉冈进入现今的这家公司不到十年，便被委以营业科长的要职，公司经理和董事都说他是不可多得之材。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同僚和下级中却不受欢迎。

从三年前起，吉冈便养着一个名叫力次的艺妓。力次在新桥办了一个行户*，其名称叫作湊家。不过，吉冈却不象一般的“老爷”那样好拨弄。

正如吉冈亲眼所见的那样，力次的容貌确实不美。她虽其貌不扬，歌舞弹唱却颇有功底，无论到哪里都极受欢迎。吉冈认为从社交的角度而言，将

* 行户：专门收养艺妓、靠艺妓赚钱的人家。

一两个艺妓据为己有，在宴会等场合会带来方便，而且可以节省一些不必要的开销。于是，他便装出一副迷恋对方的姿态将她弄到了手。

吉冈还有一个类似于妾的女人，这女人名叫村咲，在浜町经营着一家别致的酒馆——村咲酒馆。那些开始厌腻狎妓的人往往会招惹出乎意料的麻烦，吉冈也不例外。以前村咲在代地一带的饭馆做女佣人时，吉冈酒醉之余偶然同她发生了关系。酒醒后便后悔不已，总担心时常在宴会上相逢的艺妓们知道自己和小饭馆的女佣人发生关系后，事情将不可收拾。而这却正是村咲所要达到的目的。吉冈按照此事绝对保密以及不留后患的约定，决定暗中为她提供现今这家村咲酒馆的开业资金。村咲酒馆生意兴隆，财运亨通，每晚都客房告满，应接不暇。这样一来，吉冈感到将这笔可观的资金白白送给她而不与她接近也未免太愚蠢了，于是，便前去造饮过一两次，在此期间，又不由得与她秘密地发生了关系。村咲刚满三十，皮肤白皙，体态丰腴，身材高大，与良家女子相比，自然显得俏皮，但和艺妓相比，却又缺乏那种风韵，而且总给人一种非常笨拙之感。就是说，村咲毕竟是花柳界的女佣人，所以，每当吉冈酒醉之余，她那特有的、富有强烈挑逗性的言谈举止不是刺激他的精神，而仅仅是刺激他的肉欲。因此，每发生一次关系，他便后悔一次，但每次后悔之后，又马上与她发生关系。虽然两人几次三番地重修旧好，现在却似乎已经成了冤家。

吉冈比较着各种复杂的关系，想起了驹代年方

十八、自己正好二十五岁时彼此倾心相爱的纯朴恋情，不由得产生了戏剧或小说中所描写的那种圣洁的情感。也正因这种圣洁的情感，他才莫名其妙地感到心中无数，总觉得这并非真实。

“哎，您在这儿呀！刚才到处找您呢。”

这是一个身着西装、身材矮胖的男子。看样子，他在二楼的餐厅里灌了不少威士忌，那张圆脸已酡得一派通红，鼻尖上还冒着汗珠。他说：

“刚才来电话了。”

“哪儿来的？”

“老地方。”

矮胖子见四周无人，便挨着吉冈坐下，

“最近，您好象不常去凑家呀。”

“打电话给你了？”

“其实，我不知道是谁来的电话，还稍稍摆了摆架子呢，可一听，却是她。在我看来，她也确实有点可怜。哈哈。”

“我说，看样子，力次知道咱今晚在这儿呢。”

“准是一起来看戏的人中有谁告诉她了。她要您回去时一定顺便去一下。”

“江田君，其实，今儿晚上有件趣闻，哪里还顾得上去那儿！”

吉冈递给江田一支金嘴香烟，环顾四周：

“上餐厅吧。”

“还是浜町的事？”

“不，不是那种旧闻，是风流韵事哟！”

“啊？！什么？”

“跟小说中的故事差不多!”

“是吗?看来还挺有趣呀!”

江田附和着,尾随吉冈沿走廊来到了地下室宽敞的餐厅。

“你还是来威士忌吗?”

“不,今晚有点晕,来啤酒吧。现在瘫痪还早了点儿,哈哈。”

江田一边用手绢擦去额头的汗珠,一边晃着身子笑着,满脸迭起道道皱纹。无论是谁,都可从他那副样子和那种语调一眼看出他是吉冈的帮闲。那卷曲稀疏的头发已寥寥无几,年龄似乎与吉冈相去不远。吉冈管理着公司的股份事务,而江田则是这股份事务方面的工作人员之一。每当举办宴会或游园会,他总是负责接待工作。所以,他和营业科长吉冈一样,在花柳界较有名气。无论走到哪里,只要说某某公司的江田,人们便知他是个贪杯、单纯的活宝。艺妓们自不待言,就是饭馆里的女佣人也时常不拘礼节地对他出言不逊,但江田却从不发怒。女人们一嘲弄他、戏耍他,他就越发得意忘形,故意把自己贬得分文不值。但据说,他已经有了三个孩子,长女马上便到了待嫁的年龄。

“您说的趣闻到底是啥?”

江田一手端起侍者送来的啤酒,颇有洗耳恭听之态。他提高嗓门道:

“不会是瞒着鄙人,又有了那种有关新妞儿的罗曼史吧?”

“说实话,我倒希望有这种事呢。”

“嘿嘿，那可就罪孽深重了！”

“江田君，你甭奚落人。今天晚上，我感到头一次迷上女人了。”

说完，吉冈看四周是否有人，但宽敞的餐厅里，只有两三个侍者凑在远处的角落里说话。一眼望去，所有桌子都空着，唯有电灯照着白白的桌布，使桌上的西洋花草更加鲜艳夺目。

“江田君，我这可是正儿八经的话。”

“哈哈，那我就洗耳恭听。”

“不成。我老跟你开玩笑……，一说正经话，反而挺碍口的。其实，那个……刚才在楼梯口偶然碰到了……”

“喔——。”

“那还是我上学时认识的女子呢？”

“是小姐呢，还是人家的太太呢？”

“别急嘛。她不是黄花闺女，是艺妓。”

“艺妓？这么说，她老早就开始练艺了啰。”

“她是我开始吃喝嫖赌时碰到的头一个艺妓。那时，她叫驹三。对了，我和她来往了一年左右呢。但正好那时候我毕业了，毕业后又马上去了西洋。当时，我们是很体面地了结了才分手的。”

“噉——。”

江田毫不可惜、叭嗒叭嗒地抽着吉冈给他的金嘴香烟。

“过了七年，又到新桥当艺妓啦，说是叫驹代。”

“驹代？……是哪一家的？”

“只问了名字，至于她是自己开店，还是背了